



Zombie
Joyce Carol Oates

僵尸

[美国]
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

刘玉红 译

Zombie Joyce Carol Oates

僵尸

[美国] 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 刘玉红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僵尸/(美)欧茨著;刘玉红译. —上海:上海
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21-5984-0

I. ①僵… II. ①欧… 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美
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01506 号

Joyce Carol Oates

ZOMBIE

Copyright © The Ontario Review, Inc., 1995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John Hawkins &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408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
责任编辑: 秦 静
策划编辑: 任 战

封面绘图: yangmwahaha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僵尸

[美国]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
刘玉红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 经 销 处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5.375 字数 103,000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5984-0/I·4776 定价:25.00元



中篇小说的“合法性”

——“中经典”总序

毕飞宇

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。依照长、中、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，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。依照“不成文的规定”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，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，在这样一个“不成文”的逻辑体系内，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。

然而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却是可疑的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尽管《阿Q正传》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，可是，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的时候，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。

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。行家告诉我们，在西语里，我们很难找到与“中篇小说”相对应的概念。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，可是，Long short story，一看就是 Short story 的转基因，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，如

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，他偏偏不喜欢 Long short story，他非得说 Short novel，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。

想起来了，那一次在柏林，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，他说，说起小说，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不能回避，它的意思是“新鲜”的，“从未出现过”的事件、人物和事态发展，基于此，Novus 当然具备了“叙事”的性质。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，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。——如果我们粗暴一点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“讲故事”。

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：传统是重要的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，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。姚明两米二六，是个男人；我一米七出头，也是男人，有必要把我叫做“中篇男人”么？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，那年秋天我读到了《老人与海》。这让我领略了“别样”的小说，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，和短篇也不一样，铺张，却见好就收。对我来说，《老人与海》不只是“新鲜的”、“从未出现过”的，它太完整了，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“一口气”的事情。《老人与海》写了什么呢？出海，从海上归来。就这些。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，可是，因为是出“海”，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。——不够怎么办？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。然而，《老人与海》的“硬件”毕竟有限：一

个倒霉的老男人，外加一条倔强的鱼；因为老人同样倔强，那条鱼就必须倒霉。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？似乎也不够。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《老人与海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，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。读完《老人与海》，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。一个写作者的尊严，一个倒霉蛋的尊严，一条鱼的尊严，大海的尊严，还有读者的尊严。

尊严就是节制。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，在厄运来临之际，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，它必须省略。

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，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，也从菲利普·罗斯那里领略过。

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，不管是 Long short story 还是 Short novel，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。写作的本质是自由，它的黄金规则叫“行于当行、止于当止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呢，如果有，我情愿把“中篇小说”看做节俭的、骄傲的 Novel，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、虚浮的 Short story。

我的结论很简单，无论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，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，“中篇小说”是健康的，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。

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。

我对“中篇小说”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“伤痕文学”时期。“伤痕文学”，我们也可以叫做“叫屈文学”或“诉苦文学”，它是激愤的。它急于表达。因为

有“伤痕”，有故事，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“呐喊”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。但是，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。十年磨一剑，那实在太憋屈了。还有什么比“中篇小说”更适合“叫屈”与“诉苦”呢？没有了。

我们的“中篇小说”正是在“伤痕文学”中茁壮起来的，是“伤痕文学”完善了“中篇小说”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，在今天，无论我们如何评判“伤痕文学”，它对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。直白地说，“伤痕文学”让“中篇小说”成熟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、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。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，中篇小说功不可没。事实永远胜于雄辩，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，除了极少数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。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。——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，大型的双月刊也多，它们需要。它们为“中篇小说”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。

说“中篇小说”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，这句话也不为过。

所以说，“合法性”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：它始于非法，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，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，自然而然地，它合法了。

致谢

第十三章的部分材料以节略的形式引自戴维·努南的《神经：生活在颅脑手术和神经系统药物的前沿地带》一书（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出版，1989），第200—202页。

第十三章的插图引自 W. 弗里曼的《皇家医学会学报》（1942），附录42，第8—12页。

第一部分的某些内容曾以不同的形式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月的《纽约客》杂志。

缓 刑

1

我叫 Q__P_&^① 我三十一岁零三个月。

身高五英尺十英寸，体重一百四十七磅。

眼睛棕色，头发棕色，中等个头，胳膊和后背有零散的雀斑，两边眼睛散光，开车时要戴矫正眼镜。

明显的特征：没有。

有的话，就算两边膝盖上这些不起眼的虫形伤疤吧。他们说是骑自行车出事弄的，当时我还小。对此我不持异议，反正我是记不得了。

我从来不持异议。如果你说话有智慧，我总是赞同的。嚙动你那张臭嘴&我说“是的，先生”；我说“不，女士”。我眼神羞涩，透过塑料框眼镜，我的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。

这是白种人的肤色。据我所知，我父母两边的家族都是白种人。

我的智商，最近一次测试是一百一十二，从前有一次测试是一百零七，高中时是一百二十一。

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密歇根的弗农山市，在戴尔泉公立学校上学，戴尔泉高中一九八一级的学生。在

① 原书中大量出现符号&，表示并列、转折、递进等意，也暗示了主人公思维之跳跃，之混乱，为该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。为忠实于原文，翻译时均予保留。

一个有一百一十八名学生的班里，Q__P__ 毕业时排名四十四。没有拿到一所大学的奖学金，没有参加过运动队、校报或年鉴编写组等等。数学成绩最好，除了高三的微积分，考砸了。

隔周的周四上午十点，我到弗农山市中心去见缓刑监督官T__先生，周一下午四点去见学校医疗中心的治疗师E__博士，周二晚上七点参加B__博士的小组疗法。

看来我表现不太好，要么就是勉强过关，我知道他们在写报告，不过不准我看。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是女人，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会好一些。女人相信你，不会一直盯着你看。眼神交流会让我失控。

T__先生的问题像是从磁带上复制出来的，是的先生，我跟他讲，不先生。我有工作，现在生活稳定了。E__博士是开处方的那位，他问我问题，逼我说话，我说着说着舌头就会打卷。B__博士一般抛出一个问题，催促大家说话。他们都是他妈的主子，我羡慕他们。我龟缩在自己的衣服里，盯着自己的鞋子，我的整个身体就是一条发木的舌头。

我去哪里都开我的福特厢式货车，一九八七年款，颜色像湿湿的沙子，旧了，不过可靠。它穿过你的视线，有如穿过一道隐形的坚墙，后窗里是面贴花美国国旗，和真的国旗一样大。

保险杆贴上写着，我为动物刹车。我想，弄张保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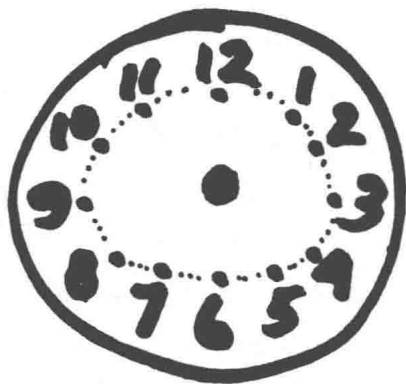
杆贴纸是个不错的想法。



2

我读高中时就开始琢磨，时间是不是在我身体之外。一旦生活节奏加快，我又想，时间是不是在我身体之内。

如果在身体之外，你就不得不赶上那讨厌的时钟 & 日历的节奏，不能偷懒。如果在身体之内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随心所欲。你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，就像敲掉钟的指针，有一次我这样做了，只剩下钟面在那儿瞧着你。



3

现在我是戴尔县技术学院的半读生，选了春季学期的两门课，“工程学入门” & “数字计算机程序设计入门”，各三个学分。

Q__P__ 打定主意要当个工程师。工程学有很多种，化学工程、土木工程、电子工程、机械 & 航空和航天工程。不管选哪个专业，学校都列有要求。Q__P__ 有可能在老爸计算的时间里挣到学位。

他们把我关在市里的感化中心，等着老爸帮我交保证金，当时人们发现我用铅笔飞快地计算，就写在身边那些旧杂志的空白处。怪了：我的手自己会动，就像八年级时做代数方程题那样。我做的是几何题，只是没有圆规、尺子，可照样画图。我想，一排排长长的数字像蚂蚁，把它们加起来就是为了取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样算了很长时间，好几个小时。我的汗水滴在杂志上，盯着铅笔头移动的地方，笔头变钝，字迹不清，我还在算，连守卫和我说话也没听见。

照他们的说法，这是将我隔离。感化中心里百分之九十一是黑人或西班牙裔，白人被集中关在一起。我和两个因为吸毒被羁押的白人在一起，我的罪名是**种族侵害**，可这不是什么**种族**，我不知道**种族**是什么。

我不是**种族主义者**，不知道**种族主义者**是个什么东西。

流汗 & 握着铅笔的手在动，可我没在说话，也没和任何人交流眼神。在被关的那段时间里，人们看到 Q__ P__ 一言不发 & 没和任何人交流眼神。

就这样，那些笨蛋偷偷溜进你的灵魂里。

老爸是怎么知道我在做这些计算题的，我不知道，或许是他们允许他透过单面玻璃窗看我，用观测镜。& 那些杂志很可能被收走 & 交给他检查。他是 P__ 教授 & 他们是这么叫他的。他说当时他想到了这个主意，借我学费去读技术学院，让我学习做工程师。我们可全忘了，我读过弗农山州立大学，没结果，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
再往前，我十八岁，还上过伊普西兰蒂的东密歇根州立大学，这我们早就忘记了。

昆丁天生喜欢数字，老爸对老妈说，我听到了。他声音粗厚，像是喉咙有痰，可他不清嗓子。天生的，这是继承我的，我早该想到了。

就这样，我成了戴尔县技术学院的一名半读生。& 我学习刻苦。学院离我现在的住处有七英里远，不过我并不觉得麻烦，我对缓刑监督官 T__ 先生说，我有福特车，去哪里都开它。哪怕七百英里也根本不算什么，不过这一点我没跟 T__ 先生说。